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九十八回 周相公勸人為善 薛素姐假意乞憐

人家撞著不賢妻，是彼今生造化低。屎去澆頭真異樣，火來燒背最蹺蹊。他逐他離他自做，我攏我撥我休題。不是周生攔得甚，薛姬解出錦江西。

狄希陳在家將養火創，足足待了四十多日，不曾出來供職。一日，創好銷假，軍廳老胡、糧廳老董，都只說了幾句閒話而已。刑廳老吳取笑道：「前日我再三叫你小心迴避，你卻不聽我的好言。前日閒話，堂翁說老嫂姓薛，我說：老嫂原初姓薛，後來改了姓潘，使的好棒椎；後來嫌棒椎不利害，又改了姓諸葛，慣使火攻。堂翁嗔仁兄伍濃不濟，專常被老嫂打的出不來，不成個人品，叫小弟和他都開壞了仁兄的考語，叫仁兄家裡冠帶閒住去。我說：『堂翁只管開他的劣考。我也不許他說我的頭禿，我也不敢笑他的眼瞎。』他如今既合孔明認了一家，這利害不當要的。你要是不萬分謹慎，只怕再一次做『藤甲軍』不難。」狄希陳道：「這事老大人自己曉得罷了，以後還望老大人與經歷遮護。」吳推官道：「你這就是不濟。咱們個頂天立地的男子，有本事怕老婆，沒本事認著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堂上老大人既有這話，只怕當真開了劣考，這就辜負了老大人幾年培植的功夫。」吳推官道：「堂翁是不藏性的人。你上去銷假，他當面一定就有話說。我刑廳是根本之地，我不先開劣考，他也不好異同得的。」

堂上報了二梆，狄希陳謝了茶，辭別而出。不多一會，太守上堂，狄希陳經歷過去銷假。行完了禮，太守下了地屏，對狄希陳問道：「脊背上的火創都已盡愈了麼？世間怎得生這般惡畜！你做男子的，在父母跟前，也還要『大杖則走』，怎麼袖了手，憑他這般炮烙？」狄希陳道：「那日經歷已經穿完了衣服，不曾防備，遂被他的毒手。」太守道：「如此毒物，你守在跟前，這真是伴虎眠一般。天下沒有這等惡婦尚可姑容之理！你補一張呈來，我與你斷離了他去，遞解了回家，與你除了這害，你心下何如？」狄希陳稟道：「這是老大人可憐經歷之意，叫經歷還可苟延性命。只是經歷後日官滿還鄉，他仇恨愈深，經歷便就吃受不起。」太守道：「他若是你的妻，他便奈何得你；我替你斷離了他去，他與你是路人了，你還怕他做甚！」狄希陳道：「雖不與他做夫妻，卻也合他同鄉井。他朝夕來以強凌弱，經歷便也吃受不起。」太守道：「一個漢子，怕得老婆如虎一般，那裡還成世界！快補呈來，不必過慮！」太守雖然吩咐得甚嚴，狄希陳並不曾敢爽利答應。太守料得他必然變卦，差了一個直堂書辦，押了狄希陳，勒限補呈，呈完，不拘時候，傳進衙內。狄希陳央了書辦稍緩片時，「容我退進私衙，再為商議。」書辦應允，暫時且退。

狄希陳將太守所說言語，吩咐補呈，要將素姐斷離的事體悄悄與寄姐說知。寄姐道：「若果能把他斷離開去，這倒也天清地寧，太平有象。只怕斷離的不伶俐，越發中了深恨。『放虎歸山』，沒有不傷人性命的理；又你見做著官，把個老婆拿出官去，當官斷離，體面也大不好看。我這也不好主的，你自己拿主意，或是與周相公商量。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，不可冒失。我昨日又打聽出一件事來，還沒得向你告訴，卻也不知是真是假。說咱來了以後，呂祥到了家，合他過了舌，他就合呂祥來趕咱。趕到淮安沒趕上，往河神廟裡許願心咒咱，叫河神拿著。通說呂祥得空子，拐著行李合驟跑了；他流落在淮安，住到冬底下才回家去。又往縣裡首著咱造反，往四川來調兵。縣裡叫的兩鄰鄉約審的虛了，撈了一撈，攏了一百攏，把他一個兄弟打了三十板，枷號了一個月。我也還信不及，叫我留心看他，那十個指頭，可不都是活泛泛的黑疤！」狄希陳道：「越發做這樣的事！你是聽的誰說？」寄姐道：「再有誰呀？是跟他來的那小廝合他們說的。」

狄希陳出到書房背靜去處，叫了張樸茂、伊留雷、小選子問他那話，他們學那小濃袋的言語，與寄姐所說，句句相同。狄希陳回覆了寄姐說道：「真有此事。我又復問了他們一番。」也留心看素姐的手指。素姐伶俐，爽利把兩隻手望著狄希陳眼上一次，說：「你看我那手待怎麼？我這是長凍瘡的疤痕，沒的是誰撈我來？一個家大眼小眼的看呢？」

狄希陳也沒言語，悄悄合寄姐說道：「罷，罷！咱也顧不得後來仇恨，也顧不的眼下體面。既是堂上有這們個好心，趁著這機會，叫他給咱除了這害罷！」快叫人請了周相公來，合他說了太守的言語，又告訴了他乍聽的新奇，說：「太守見今差了書辦，立逼著等候呈子，如今特央周相公起稿。」周相公說的話也甚多，寫不了這些煩言碎語，大約與寄姐說的相同。又說：「這要斷離的呈稿，我是必然不肯做的。天下第一件傷天害理的事，是與人寫休書，寫退婚文約，合那拆散人家的事情。」

「敝鄉有一個孫舉人，在興善寺讀書。一日，住持的和尚有伽藍托夢說：『孫尚書在寺讀書，早晚在我殿前行，我們無處迴避，你可在我們殿前壘一座照壁，我們可以方便。』住持起初還也不信，後來一連夢了幾次，住持不敢怠惰，買了磚灰，建了影壁。孫舉人問知所以，甚是喜歡，便以尚書自任，隨就歪整起來。」

「一日，住持和尚又夢見伽藍說道：『你把我殿前的照壁拆去不用，孫舉人攏撥他的同窗休了媳婦，且他同窗的休書文稿都是他手筆改定，陰司將他官祿盡削，性命亦難保矣。』果然次年會試，在貢院門前被人挨倒在地，踹得象個柿餅一般。」

「又有一事，也出在敝鄉一個寺裡：一位陸秀才，在隆恩寺讀書，從本寺土地廟經過，凡遇昏夜行走，那個主僧長老看見土地廟內必有兩盞紗燈出來送他，非止一日。也就知他是個貴人，甚是將他敬重。後來見他在廟門經過，沒有紗燈迎送，以為偶然。一連幾次都是如此，主僧和他說道：『我一向敬重你，每見你晚夜時候從土地廟經過，都有兩盞紗燈迎送，所以知你是個貴人。這一連幾次不見了紗燈迎送，你必定行了虧心事體，傷了陰鷲，被陰司裡削了官祿，以致神靈不禮。你可急急懺悔！』陸秀才再三追想，不得其故。只有一月前，也是個同窗，家中一妻一妾，其妻是個老實的人，其妾是個娼婦，買囑了合家大小，弄成了圈套，說那妻有甚麼姦情。那同窗不察虛實，意思要休了他。但那娘家是個大族，又事體雖弄得大有形跡，沒有顯證，決殺不得。知陸秀才是有主意的人，又是同窗中的至契之友，特地與他商量。人家的家務事情，就是本家的正經家主，經了自己的耳朵眼睛，還怕聽的不真，內中還有別故，看得不切，裡邊或有別因；你是個異姓之人，不知他家深淺長短，扯淡報那不平。本人倒說只是不曾有甚顯跡，他卻說道：『合家大小，眾口一詞，都說是真，這也就是國人皆曰可殺了。你還要等甚麼顯證！若等得顯證出來，你綠頭巾已經戴破，又好換新的了！』」那同窗道：『只嫌他是大家，怕他有人出來說話，只是沒有實據，對他不住。』陸秀才道：『好好的高牆，沒有瓦片，去了棘茨，牆頭都爬成了熟道，還待甚麼才是實據？他家沒人說話便罷，若是有人說話，要我們同窗做甚？我為頭領，邀眾人出來鳴鼓而攻。這當忘八的事，豈是容情的？抵死也要與他一著！』說得個同窗的主意，定了八九分的規模，到家再被那娼婦激了幾句，湊足了十分主意，創了一個休書的稿，與陸秀才看。陸秀才還嫌他做的不甚扎實，與他改得鐵案一般，竟把個媳婦休將回去。

「娘家的人當不起休書裡面寫得義正詞嚴，連自己的娘家，把這『莫須有』的事，都信以為真。可怪那個媳婦拙口鈍腮，只會短了個嘴怪哭，不會據了理合人折辯，越發說他是賊人膽虛了。」

「陸秀才想得：『再無別事可傷陰鷲，必定為這件事，乾了神怒，削了我的官祿。』再三悔過，向那同窗極力挽回，說：『神靈計較，其事必係屈情。我係旁人，尚蒙天譴；你是本人，罪過更是難逃。』說得那同窗冷汗如流，好生惶懼，親到丈人家再三賠禮，接了媳婦回家，毀了休書。陸秀才也自到佛前懺罪。從此那個主僧，見陸秀才晚夜來往，土地依舊有紗燈迎送。陸秀才從此收斂做人，不敢絲毫壞了心術，凡事謹了又謹，慎了又慎，惟怕傷了天理。後來主僧見他兩盞紗燈之外，又添了兩盞。後來陸秀才做到兵部尚書，加太子太傅，封妻蔭子，極其顯榮。」

「還有浙江一個新近的故事，如今其人尚在，也不好指他的姓名，只說個秀才罷了。這秀才家中極貧，是個衛裡的軍餘，十八歲進了學，無力娶妻，只有一個寡母。母親織賣頭髮網巾。浙江網巾又賤，織得十頂，剛好賣得二錢銀子。這十頂網巾，至少也得一個月工夫。家中有搭半畝大的空園，秀才自己輪鋤過鋤，種菜灌園，母子相依度日。禁不得性地聰明，功夫勤力，次年歲考取了案首，即時補廩。一個鄉間富家莊戶，請他教書，他卻少年老成，教法又好。莊戶極其恭敬，束脩之外，往家中供奉柴米，管顧衣

裳。莊戶凡遇有事進城，必定尋買甚麼鮮品管待先生。

「次年科舉之年，莊戶道：『先生這等用功，為人又好，今年定是高中的。我家有一小女，若不嫌我莊戶人家，我願將小女許與為婦，一些也不煩聘禮，只在我祖先祠內點一對燭，送一盒面，此便是定禮。秀才回家，與母親說知。母子得與富室連姻，甚是歡喜。果然揀擇了吉日，央了一位媒，送了一對壽燭，一合喜面，做了定禮。這點燭送面，是他浙江的鄉風，憑有甚麼厚禮，作定這兩件是少不得的。就如你山東風俗，夫家過聘的時節，必定辦了祭禮，在女家祖宗上致祭告知，這是一般的道理。秀才在莊戶家做先生的時候，尚且極其尊敬，況如今做了不曾過門的嬌客，這好待是不必提的。』

「到了七月半後，莊戶備了進場的衣服，出路的行李，齎的路費，收拾了自己杭船，攜帶的一切日用之類，無不週備。先著人往杭州尋的近便潔淨下處，跟的廚子家人。又不時往秀才家供給不缺。

「秀才進過三場，回到家內，莊家凡百的周濟，洗了耳朵，等揭曉的喜報。果然不幾日間報到，秀才中了第七名。喜得個莊戶廢寢忘餐，誇道自己的眼力，能在塵埃中識得英雄。急忙收拾金銀，叫女婿家中支用。帶去省中盤纏，也有好幾百兩。秀才赴省去後，莊戶的親戚朋友，日逐家都來作賀，慶他女婿中了舉了。他也就以舉人丈人自任。

「秀才省下完事回家，見得自家的光景，比舊大不相同，來提親的，絡繹不絕，都是顯要之家。起初母子也還良心尚在，都回說已經定過了親，目下正當納聘過門的時候。不曉得的媒人仍舊還來作伐，說到一個尚書的小姐，富貴雙全，才貌兩勝。母子變了初心，竟許與尚書做了女婿，納聘下禮，毀了起初與莊戶的誓盟，賴說並不曾定他女兒。莊戶氣得只是要死，不願做人。

「秀才連捷中了丁丑進士，選知縣，行取御史，巡按應天，死在任上。尚書的小姐模樣到也齊整，自己生不出個兒子，又不許娶個妾。但是娶進門的，至久不過一月，前後也打死了十數多人。

「那莊戶的女兒立心等候，必定要嫁一個進士才罷。等到二十七歲，果然一個進士斷了弦，娶他為繼。進士做到憲長，莊家女兒又賢，又有才，自己生了五子，個個長成。兩個妾生了三子，共是八子。

「如此看來，這妻是不可休的，休書也是不可輕易與人寫的。這呈稿我斷然不敢奉命。況尊嫂如此悍戾，不近人情，這斷不是今生業帳，必定是前世冤仇，今世尋將來報復。天意如此，你要違了天，趕他開去，越發干天之怒，今生報不盡，來世還要從頭報起。倒不如今世裡狠他一狠，等他報完了仇，他自然好去。」

狄希陳道：「說的甚是有理。但堂上差人立逼要呈，要斷離這事，我卻如何回他？」周相公道：「你的妻子，你不願離異，也由得你。莫說是太守，憑他是誰，也強不得的事。」

這些周折也廢了許多的時節，那個書辦又來催促要呈。周相公只是攔阻，說道：「你務要聽我這個言語。我看他作惡異常，這惡貫也將滿的時候，叫他自己滿好，因甚你去與他滿貫？」一篇話說得狄希陳回心轉意，不肯遞呈。

寄姐見狄希陳只管與周相公講話，請狄希陳進去，問他事體如何。狄希陳把周相公勸他的說話，學與寄姐知道。寄姐說：「這周相公真是個好人！要是個小人氣量的，想著那屎尿澆頭，等不得有這一聲，還攛掇不及的哩。這好人的話，你就該聽他。」狄希陳裡邊說話，書辦外邊又催。

卻說周相公與狄希陳講訟，不防備小濃袋聽了個通前徹後，真實不虛，想道：「這事情，一定姑娘不曾曉得，要是偷乾的營生；若是姑娘知道，豈還有在衙安靜之理？但我既然知了詳細，怎好不合姑娘說知，好叫他作急的挽回，許口改過，這事還可止得。況且趁周相公在此，再加勸解。若果遞了呈子，『一紙入公門，九牛拔不出』。太爺的官法，容得甚情？就是姑夫自己，也做不的主了。」於是央了小選子，傳與素姐說：「濃袋待要見薛奶奶哩。」

素姐走到中門邊，濃袋道：「外邊的事，姑娘知道呀！」素姐道：「我知道外邊甚麼事，你失張倒怪的？」濃袋道：「堂上太爺要呈子的事呀。」素姐道：「太爺要呈子不要，累著我的腿哩？我知道他待怎麼！」濃袋道：「好姑娘呀！你還不知道麼？姑夫今日上堂去銷假，太爺說姑娘使棒推打姑夫，又使火燒姑夫，一遭就睡一兩個月不出去，嗔姑夫不休了姑娘。如今差了書辦，立逼著問姑夫要呈子，差人拿出姑娘去，當官休斷，遞解還鄉。如今正合周相公商議，央周相公做呈子。周相公再三的勸著姑夫，不肯做呈子，姑夫也疑疑思思的。只是那書辦催的緊。姑娘，你還不快著算計哩！」素姐恨道：「阿！欺心的雜種羔子！乾這個麼！今日可叫他死在我手裡罷！我看甚麼賊官替人休得我！要果然叫出我去，我當面不給那賊官個沒體面，我不姓薛！」折回身就往裡走。

濃袋一手把素姐扯住，說道：「好姑娘呀！如今真火燒著身哩，你還這們一籠性兒！繡江縣的虧，姑娘你沒吃過麼？你就是個活虎，他人手眾，你待跳得出去哩？」素姐道：「他是太爺罷呀，怎麼休別人的老婆呀？」濃袋道：「你看姑娘好性兒麼！他講的是國法，說姑娘使棒推打姑夫，使火燒姑夫，這是犯了法的事，待處姑娘哩！」素姐道：「憑他怎麼休我，只往自家衙裡來，只合這忘八羔子算帳！」濃袋道：「姑娘，你出了官，他還依你進衙裡來麼？當堂寫了公文，起了批，僉了差人，即時就押解起身了，誰還依你停一時兒哩？」素姐道：「我只是不走，我個女人家，他好怎麼的我？」濃袋道：「姑娘，你不走，你禁的使亂板子往下砍麼？」素姐道：「我路上作踐那差人，他不敢不送我回來。」濃袋道：「姑娘，你只說這們躁人的話！你聽！這不又是那書辦催呈子哩？事情這們緊了，你還只皮纏，可說到了其間，你那本事都使不的。姑娘，你沒聽《水滸》，象那林衝、武鬆、盧俊義這們主子，都打不出解子的手掌哩！你可不作踐他放你回來怎麼哩？」

素姐道：「遞呈憑他遞去，我如不知道，好誣出我去；我已知道了，憑他怎麼又誣不出我去。他好進到裡頭拿我不成？」濃袋道：「只別叫姑夫遞一呈子；要是姑夫遞了呈子，太爺據了呈子，就出票子拿人了。那堂上的差人，等會子等不出去，就進去自己下手，套上鐵鎖，拉著就跑，他顧甚麼體面麼？」素姐道：「我合周蠻子講話。這是他恨我潑了他一頭的屎，是他挑唆的。」濃袋道：「我剛才沒說麼？虧不盡他再三的攔阻。他還說了一大些不該休了老婆，不該替人寫休書的古記哩。又是他挑唆的？」素姐說：「小砍頭的！我乍大了，你可叫我怎麼一時間做小服低的？」濃袋道：「這事還得姑娘自己輸個己，認個不是，以後還得挫挫性兒，央央姑夫合童家的姑娘，叫姑夫上堂去央央太爺，止了這事。姑娘再謝謝周相公。如此還好。要是按不住，這八九千里地往家一解，姑娘，你自作自受沒的悔，我難為初世為人，俺娘老子只養活著我一個，我還想得到家麼？」說著，怪哭的。素姐噓了一口，罵道：「你媽怎麼生你來，這們等的！名字沒的起了，偏偏的起個濃袋。這倒也不是『濃袋』，倒是『鼻涕』罷了！塌了天，也還有四個金剛抗著哩，那裡唬答的這們等的？你去看，我合你姓童的姑娘說去。」

見了寄姐，說道：「好！咱姊妹的情長，別人下這們狠罷了，咱是一路的人，你也下意的？」寄姐故意道：「你說的是那裡？甚麼話？我老實實不懂的。」素姐把那太守差人要呈子，待休了遞解回去，反倒告訴寄姐；寄姐故意的也把那太爺扯淡，休不得別人的老婆，及那拿不出去，休了不走的那些胡話混他。誰知他被那濃袋指撥了透心明白，心裡又尋思，越害怕起來，再三的央寄姐替他收救。寄姐道：「我可實不曾聽他說此事，咱請進他來，問他個詳細。」差了小選子請狄希陳進來。狄希陳是被他唬掉了魂的人，恐又知道小濃袋合他說了許久的話，曉得事有泄漏，禍不可測，怎麼還敢進去？等狄希陳不進，又叫小選子催請。狄希陳越催越怕，裡邊見不進去，越發緊催。寄姐道：「外頭脫不了只有周相公，你沒見他麼？你出去同著周相公合他說去。」

素姐果然自己出到外頭。周相公見他出去，站起來不曾動身。狄希陳只道他出去拿他，將身只往周相公身旁藏掩，要周相公與他遮護。素姐望著周相公道：「周相公，你前日也不該失口罵我，我也不該潑你那一下子。這些時悔的我象甚麼是的，我這裡替周相公賠禮。周相公，你真是個好人，我有眼不識泰山。俺那強人待下這們毒手，周相公，你要是個見小記恨人的，你八秋兒攛掇他乾了這事，你還肯再三再四的勸他麼？」又望著狄希陳道：「小陳哥，賊強人！賊欺半邊頭的！誰家兩口子沒個言差語錯呀？夫妻們有隔宿之仇麼？你就下的這們狠遞呈子休我？別說著我也沒犯那『七出』之條，休要動我；你就枉口撥舌，棄舊憐新的休了我，你想想那使燒酒灌醉了我的那情腸，你沒得不疼我的？賊強人！賊促壽！你就快快的別與這個念頭！我從今已後，我也不打

你，我疼你。我雖是少鼻子沒眼，丑了臉，沒的我身上也丑了麼？才四十的人，我也還會替你生孩子。等我要再打你，再不疼你，周相公是個明府，你可再遞呈子也不遲。」

狄希陳唬得失了色，回不出話來。周相公說道：「這事不與狄友蘇相干。這是堂上太尊見狄友蘇兩次告假，每次就是四五十日，所以刑廳說起，知初被你打了六七百的棒椎，今又被你使猛火燒他的背脊。因此太尊曉得，所以說從古至今兇惡的婦人也多，從沒有似你這般惡過狼虎的；所以差了人逼住狄友蘇，叫他補呈，要拿出你去，加你的極刑，也要叫你生受，當官離斷，解你回去，囑付解子斷送你的性命。我勸狄友蘇，說你這般作業，天沒有不報你的理，留著叫天誅你，狄友蘇不必自做惡人。所以我勸他不要遞呈。只是那堂上的差人逼住了，不肯歇手，無可奈何。你既自己曉得罪過，許要痛改前非。若果真如此，『人有善念，天必從之』，不特免了人間的官法，且可免了天理的雷誅。殺牛殺豬的屠子，回心轉意，向善修行，放下屠刀，就到西方路上。你只要心口不一，轉背就要變卦。」素姐道：「我從來說一句是一句，再不變卦！我要變了卦，那豬，那狗，都不吃屎的東西，不是人生父母所養！我賭下這們咒誓，周相公，你還不信麼？」周相公道：「正是如此。你請進去，這事都在我身上，待我與你消繳。」素姐望了周相公，拜了兩拜，又望了狄希陳道：「小陳哥，一向我的不是，我也同著周相公拜你兩拜。」這二十多年，狄希陳從不曾著的禮貌，連忙回禮。你可安詳些兒，著忙的人，不覺作下揖去，往前一搶，把個鼻子跌了一塊油皮。素姐往後去了。

太守上了晚堂，狄希陳只得同了書辦，上堂回話。太守見了，問道：「想是因你寫呈，又被他打壞鼻子。」狄希陳道：「這是經歷自己一時之誤，與他無干。」太守道：「呈子完了，可遞上來。」狄希陳道：「薛氏嫁經歷的時候，父母俱全；如今他的父母俱亡，這是有所往無所歸；且自幼都是先人說的親，由先人婚嫁，兩處先人俱已不在，又不忍背了先人之意；且是機事不密，被人洩漏了消息，他卻再三的悔罪，賭了誓願，要盡改前非，自許不悛改，任憑休棄，於是衙中眾人再四的勸經歷在老大人上乞恩，且姑止其事。」太守道：「他既自己悔過認罪，你又追念先人，這都是好事。」吩咐了書辦，不必追呈，發放了狄希陳回去。周相公尚在衙中，學說了與太守回答的說話。狄希陳雖是鄉間老實之人，他也會得添話說謊，又學太守說：「『只怕他是怕一時的刑法，故意哄你，免過一時，仍要舊性不改。我差人時時在你衙前打聽，如他再敢作惡，我也不必用呈，竟差人捉他出來，也不休棄，也不遞解，只用布袋裝盛，撩他在大江裡去。』太尊又問：『他家還有甚人在此？』我說：『還有個小廝小濃袋。』太尊道：『你可做兩條布袋，如有再犯，連那小濃袋也撩在江中，剪草除了他的根蒂！』」

周相公曉得狄希陳后邊這些說話是他造出來唬虎人的，也遂附會說道：「這太尊慣好把人撩在江中。這幾日之內，據我知道，撩在江裡的，足有十四五個人了！」濃袋逼在門外偷聽，唬的只伸舌頭。小濃袋聽了這話，不知學與素姐不曾，素姐也不知果否改過，只聽下回再道。